

老梅

老梅镇。从来没见过一株梅花，也从来没有问过这里为何叫老梅镇。这里，离我们去省城的起点约三四十里地。不远亦不近。但那些年，我们的车子并不打算在此停留，也没有探寻一下老梅的意思。

多年以后，我已经知道老梅镇真的有一株梅树，一株很古很老的蜡梅树。几个人张开双臂才能抱得住的蜡梅树。粗大的梅树凌空峭直，老干虬龙，仿佛静静地蛰伏在时光的水里。疏梅弄影，暗香浮动。

但我们还是没有探访那株老梅树。实际上，我们去省城，已经多年不走这条路。听说老梅镇也并入他乡。老梅还在，老梅镇不在了。

大关

路过这里，就觉得天气突然变得异样。一边树木萧瑟，一边树木却萌生了新芽。一边冷风习习，一边却有着浅浅春意。到了这里，天仿佛就分了两重：一重是南方的艳阳高照，一重是北方的黄叶铺地。

长江在它的南方，淮河远在它的北边。长江之北、淮河之南……大关岭，分明是这两

个名词的分水岭。那些年，我们的车子在大关岭停下。我们下车，我总是忍不住打一个激灵。我不止一次地相信，这是江淮之间一个季节的关隘。

当然，我说了不算，风会说了算。风在那边似有凛凛的寒意，在这边却是春上眉梢。风说了不算，那就大雪说了算。那边，大雪纷纷如鹅毛，而这边，雪花飘落得似有若无。太阳一出来，雪花落满的大地，泛着无限春光。

梅心驿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梅心就是梅花的苞蕾。那么，梅心驿一定是有梅花的。那些年，只要经过梅心驿，我的心头就会弥漫出一腔古意。我仿佛看见了一匹白色的驿马，还仿佛看见一位走累了的书生，都寄住在这个叫梅心的驿站里。

但是，梅心驿，我只是路过。我们的车子同样也不想停留。梅心驿，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，在我脑海里一闪，一闪而过……层林雾绕，白鹭一行，阳光挂在高高的树梢，偶尔还会遇上夜晚的灯火，梅心驿在我心头倏忽一闪。

那是因为，我们希望赶到

下。为师本以为你我心息相通，不料你……”

骆宾王深深一叹：“老师不知学生。学生讨武逐武是真，然究其原因，非老师所言。”

“哦？”金先生不以为意。

“老师久在江湖，不知武氏。武氏当道以来，学生曾数次上书，弹劾贪腐之高官显贵。她却亲近疏远，且将学生革职下狱。她任用酷吏，打击异己。如今，满朝慑于其威，万马齐喑。然学生以为，此一局局面绝非长久，不久天下讨武者必将四起。届时天下大乱，最苦百姓！”骆宾王低头掩面，“学生不敢忘记老师教诲：不事暴政，不为己身，只为百姓。”骆宾王定定地看着大白鹅。大白鹅斜着脑袋看向帐外。

帐外，明月高悬，秋风渐凉。一只蝉想放歌一曲，却骤然哑掉。又一只蝉嘶鸣着想飞起，一阵风来，“啪”，摔在地上。

骆宾王重重一叹：“老师，露重风寒，这蝉，叫不出，飞不去，也无人知其心啊。”

“观光，老师知你，知你身心高洁，知你为百姓不怕生死，不怕今人后世的误会和讥讽。你投身徐敬业，是想扼乱于萌芽，使百姓少受兵燹之祸。”金先生轻抚骆宾王肩头，“然，你不知武皇，亦不知徐敬业……”

“老师，学生前次与徐师



月光城 散文

从前慢·去省城路上（外一章）

徐 迅

下一个地方——桃溪。那里桃花流水，鲫鱼正肥。

桃溪

桃溪，一条载有桃花的溪流。但到了桃溪，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桃花落满溪水。桃溪，只是一个地名，是我们去省城经常停留的一个地名。

当然也不全是。桃溪，首先还是诗意的。让我想到李白，想到皖南的十里桃花，一潭深水。在这里，我们驻足是为了吃一顿可口的午饭。有人喜欢这里的鸡鸣小店，喜欢这里的鲢鱼烧豆腐火锅。没有鲢鱼，就有泥鳅烧豆腐。新鲜的泥鳅和豆腐。

冬天里，我们总吃得大腹便便。抹抹嘴，赶路。朴实的老板娘笑着，端着水壶，给我们茶杯注满热水。她知道这里到省城还有小半天的路程。

但她就是不知道：桃溪，桃花似锦，中夹一溪，故名。

从前慢·贵州至盘江路上

玉舍

给玉安个家，这样的家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白羽歌

张 爱 国

一席谈，深知其不愧名门之后。老师请拭目以待，不日，我勤王大军挥师西北，直捣东都，擒杀武贼，复李唐，安百姓……”

“挥师东都？”金先生很吃惊，“观光，这是徐敬业之意还是你之意？”

“不瞒老师，向西取东都还是向南取金陵，眼下徐帅尚未最后定夺。然学生方才细细揣摩，先取金陵仅为军事计，从政治计，先取东都方能正出师之名，得天下响应。”骆宾王看帐外渐渐泛白的天，“老师稍坐，待学生前去中军帐说明，徐帅定然先取东都。”

“观光，不必去了，政治，人心，你不懂。”金先生拉起骆宾王，“跟我走吧。”

“老师请回。”骆宾王轻轻推开金先生的手。

“好吧，天亮后，我在此地东五里，天鹅湖等你。”金先生叹息离去。

天亮后，骆宾王赅然走出中军帐——徐敬业其实早已决定先取金陵。骆宾王明白了，金陵历来有帝王气，又有长江天险，徐敬业是要到金陵图霸王业，哪里是什么勤王复唐？

“老师所言极是，是我天真。徐敬业一旦金陵称帝，天下那才是大乱，百姓那才是遭殃。我骆宾王此时所

并不富丽堂皇，却朴实无华。只是一个安妥灵魂的家。

白鸡坡

一群白鸡站在山坡上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？背后青山万重，面前万山如黛。

发耳

一绺青丝耷拉在耳旁。想是怎样一个清秀的女子，撩起了一缕美丽的相思。

茅草坪

又多了一块茅草的地方。南方朴素的事物总喜欢在风中小憩。

三家寨

三家就拼凑了一个寨子。不是人烟稀少，而是人丁兴旺的家族繁衍与延绵。

松河

松松的一河水，就懒散散地留在这里了。还可以说是松树围成的河流。

柏果

松柏的果子，掷地有声。

红果

又一枚落在地上的相思之果。

月亮河

如月的河流，总有月光照耀，荡漾的是乡村明丽的往事与秘密。

为，岂不是助纣为虐，祸害苍生？”骆宾王喃喃自语，走回侧帐，发现大白鹅没了，急忙跨马东去。

天鹅湖畔，金先生蹲坐水边，大白鹅立于水中，长脖子勾在腋下，慢条斯理地梳理羽毛。

鹅，鹅，鹅，

曲项向天歌。

白毛浮绿水，

红掌拨清波。

骆宾王念罢，蹲到金先生身边：“老师，因为此诗，当年您才收下我这个贫儿劣童。”骆宾王看着大白鹅，“老师，它焉何羽似白雪？因为它最为珍惜羽毛，总是不忘清理羽毛。”

大白鹅探出头，轻啄一下骆宾王手背，“嘎”一声，长颈高昂，红掌轻拨，浮游水中。金先生抓起一把灰土，撒到大白鹅身上。大白鹅瞪一眼，扎进水里，转眼又钻出来，扇几下翅膀，抖几下身子，羽白如故。

“观光你看，它依旧雪白。”金先生轻轻拣起骆宾王头上的草屑，“观光，武皇惜才，看了你的檄文，并未降罪于你，反怪罪宰相李大人错失人才。我受李大人所托，跟我走吧……”

“老师请回。”骆宾王给金先生行了礼，抱起大白鹅，向东走去。